

竹椅及其它

■ 廖赶牛

虫已将椅腿啃出蜂窝状的纹路,可那些刀刻的莲花仍在幽暗中绽放。我试着坐了坐,竹条在身下发出熟悉的吱呀响声,恍惚间又见祖父端着粗陶碗过来,碗底沉着冰糖与腌杨桃,酸甜的汁水正顺着竹椅的缝隙往下滴。

今春收拾老屋,竹椅终究是散了架。我把残竹埋进后山竹林,腐叶覆盖的土坑里,半截雕着莲花的竹片探出头来。清明雨落时,我恍惚听见竹根在地下窸窣游走,带着旧年月光,悄悄爬上新竹的节疤。

2.老蓑衣

那是祖父的蓑衣。我把那件挂在老屋檐上的蓑衣取下时,檐角正滴着隔年的雨水,棕丝里眠着的几粒稻谷,扑簌簌落进春泥里。

祖父的蓑衣是用野棕编的。惊蛰过后,他背着竹篓进山剥棕皮,新剥的棕片浸在黄泥塘里,要浸足九九八十一个时辰。我曾蹲在塘边看气泡从棕皮下冒出来,像春雷滚过云层的闷响。浸好的棕丝晒在竹匾上,远看像铺了一地金丝燕的羽毛。编蓑衣时,我见祖父十指翻飞如织布的梭子,棕丝在膝头堆成流云。我那时常常偷了几截棕丝拴蝉儿,哟,真好玩!

祖父大概是我们这带地儿最后一个穿蓑衣的人了吧。下雨时,我见祖父穿上蓑衣,把片青瓦压在蓑衣领口——岭南的雨是斜着下的,瓦片坠着领子,雨水便顺着棕丝往下溜。祖父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法子,比桐油还管用。

清明前后的雨最缠人。祖父披着蓑衣在

秧田里补苗,远看像块会移动的苔石。我蜷在田埂的苦楝树下,看雨水顺着棕丝结成珠串。忽有鸬鹚从蓑衣下惊起,祖父直起腰大笑,惊落满背水珠子,在春秧上砸出彩虹。

祖父去世后,那件蓑衣披挂到墙角多年。棕丝间结着蛛网,蛛丝上粘着三十年前的荔枝花。

3.木犁

墙根角落的木犁裂了道缝,裂缝里钻出簇簇白蚁,正在啃食着我的春耕记忆。我抚过犁轡上的包浆,那层温润的桐油底下,还渗着祖父掌心的汗碱。

记得开耕日,木犁要喂三盅米酒。祖父往犁铧上淋酒时,酒香惊醒了蜷在犁弯里的守宫,灰尾巴一闪,钻进二月湿润的田泥。

我们老家把犁地叫“驶牛”。犁铧吃土的时候,闷响惊起蛰伏的蟋蟀。牛铃叮当声中,田泥像解冻的河水般翻涌,偶尔犁出半截陶罐,釉面还粘着一个季节的稻壳。有年牛闹脾气,拖着犁疯跑,犁头卡在田埂里,生生别断半片铧。祖父慌忙去镇上补铁,那时镇上还有铁匠铺。铁匠铺的炉火映着他眉间的沟壑,竟比犁沟还深三分。

我前几年回乡,就已经见木犁躺在农机棚角落。旋耕机的齿轮咬住它的影子,柴油味盖过了木犁香。

今春,我用手掰开木犁裂缝里的白蚁巢,蚁巢中竟然有一粒未发芽的谷子。这也许是哪年春天祖父驶牛时,谷种落进犁沟,被勤勉的工蚁珍藏至今。

过年三记

■ 杨端雄

人生仓促,时光潦草划过,厚厚的日历只剩下了薄薄的几页。顾不上归整凌乱的心绪,一放假,便匆匆踏上了归家之路。

豆腐与年节

小年夜过后,村子一天比一天热闹。

腊月二十五,阳光正好,与家人们大扫除。拉起高压水枪清洗窗玻璃的时候,祖母颤颤巍巍地抱着一堆干柴从我身边走过,惊吓得我赶紧制止。祖母九十多了,身体已大不如前。她并不打算听从我的意见,继续前行。祖母告诉我们,要抱柴火到叔婆家帮忙磨豆腐。这时,我才想起,一大早祖母就用簸箕装了黄豆出门,其间还对我说起,黄豆是特地留着过年的。

叔婆家里,祖母坐在厨房柴灶前添柴火,一旁的叔婆大力挤压豆腐袋,过滤掉黄豆皮等渣滓,豆浆透过豆腐袋的孔隙流进水桶里,柔软缠绵而诱人。今天要做好几坊豆腐,祖母这代人公道,不会亏欠人,所以,连柴火都抱过来。添石膏的是阿姑,在这方面她的经验值得信赖。柴火烧得愈加兴旺,厨房里暖和而温馨。

曾经单纯地以为,老人想吃什么,我们给她买就可以了,只要老人健康就好。其实,我并不知道如何走进一位老人的内心。数十年来,过年前的几天,祖母都会磨上一两坊豆腐,在她的思维世界里,吃上滚烫豆腐的年节,才是年应有的味道……以前,是人工石磨来研磨黄豆制作豆腐,到现在换成电磨,虽然省了一些时间,但是一忙都是需要一整天。豆腐的味道,贯穿了我的童年、青年、中年。白糖豆腐花、小葱韭菜焖豆腐、煎豆饼炖腩尾……每一个吃法都拥有激起记忆涟漪的魔力。也许,耄耋之年的她已再无力为我们创造过多的惊喜,但是磨豆腐,让后辈享受味蕾的欢乐,或许已成为她刻在基因里的功绩。

看着灶前家长里短的祖母,心生感动,年节之时,在不惑之年,依然能吃上九秩老人制作的豆腐,人生可谓幸运!

守岁

除夕夜。祖母在房间里忙着封利是,为了利是多少合适,征求我的意见。最近几年,她喜欢征求我的意见,就像我小时候很多事都征求她的意见一样。我说:“你那么老了,大家都要孝敬你。封给小孩儿,5元就可以了。”但是老人拒绝了我,表示太少了,并轻声对我说,要给等等、正正封20元的利是。我笑了,感觉甜蜜而又温情,祖母偏爱我,连我的儿女也受宠不已。

封好利是,催促老人早点休息。祖母躺下了,但还是不忘嘱咐我,今晚客厅的灯不要关,要一直点到天亮,这是守岁火。如此照岁之后,来年家中事事顺利。深夜,鞭炮、烟花的轰鸣声此起彼伏,

彼伏,强烈地刺激着神经中枢,兴奋过后,呵欠连连,心里想着要坚持守岁,却实在抵挡不住睡眠的侵袭。

儿时,守岁精力充沛,充满乐趣。屋外,伙伴们放鞭炮,火花筒,热闹充满天地间;客厅里,满满当当的一屋人,尽情地嗑着瓜子,吃冬瓜糖、花生糖……观看黑白电视珠江台的节目,喜庆而欢乐。也可以组合玩牌。年龄小的玩“摆火车”“七鬼五二三”;读过几年书的,可以玩“斗地主”,或是“锄大地”;青年人则玩高端局的“拖拉机”升级……这一夜,没有家长的训斥,可以尽情地释放欢乐。待到天亮后,随着开年的鞭炮响起,领过长辈派发的利是,开启新岁。

岁岁年年,如水流逝。后来长大了,我依然没有学会磕过年才买的红瓜子的味道,如今,却连守岁都力不从心了。岁月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唯留下了守岁夜欢声笑语的回忆。

趟山花

大年初一。村子安静。

我冲着旁边堂哥家,大喊:“大佬,大年初一,太安静了。开低音炮,唱响新年歌,活跃一下气氛!”

“不敢放呀!怕吵到大家呀!”“不怕,新年歌都不响,哪有新年气氛?放!”我鼓励着他。

于是,《财神到》《欢乐年年》《祝福你》……在新年唱响了村子。然而,熟悉的歌声却莫名令人感觉怅然若失。

午饭后,叔婆伯母婶婶们在包古粽。家乡新年包古粽,寓意深刻,还可以用来探亲。这就是年味。

联系堂弟:“我们去趟山花吧。”趟山花,家乡年节流传至今的传统节目。立春将至,万物起始,一切更生。大家走出家门,来到田地地头,溪河高山,去感受生命的生生不息。

沿着三岔河边走。河岸两边的李花开得正盛,雪白无暇,惹人心动。偶尔发现有些枝条挂上了返秋的三华李,摘下来一尝,有些苦涩,大家相视一笑,说是儿时的味道。边走边指着那些熟悉的地方,说起在沙湾捉鱼的趣事;在田野挖番薯的番薯、木薯;在田地玩的打仗游戏……河水清澈,缓缓向前流动,山鸟停靠在河石上啼鸣,呱呱之声令思绪万千,想着春快回来了,等到布谷鸟声响,春耕开始又让人看到了一年新的希望。

此刻,趟山花,不仅感受到了生命在历尽寒冬后所焕发的活力,更重要的是让人到中年的我们行走在熟悉的地方,重温昔日的悲欢离合,重拾年轻时许下的豪情壮志,在属于我们的年节里,让笨拙的自己鼓起勇气迎接新的一年挑战。

大年初六。立春。春回大地。

大年初七。游子们背上行囊,纷纷踏上了新一年的征程,是带着亲人的祝福出发的。

冬天的雨

■ 陈玉槐

冬天的雨
全挂在半空
没有半点虚伪
大概在一千米高

吹了几次
全是天气预报
一点也不真实
冬天 在盼着雨水
度过

早上起来 发现
檐下打了一行湿凹
冬天的雨水 真是
没有半点虚伪 或许
它落成朦朧湿润的春

冬天的雨
没有半点虚伪
它将落在水东湾边
滋润整条西堤
和西堤西的水东老街

还有几次风吹 带雨
落在:刚开花的果园
半干涸的鱼塘
还有:机关大院
和背街小巷
或者落在:二十楼的阳台
和阳台盆栽的金线小花
或许
还有海拔一百七十多米
父亲的墓地

冬天的雨
得一点都不真实
……

春的遥望

■ 韵琪

呼与吸之间
是纠结与眷恋的痛苦
聒噪的不止是青蛙
夜漆黑又漫长
无声又狂乱
想背叛记忆却又无法背叛良知
想握一把垂着流苏的拂尘
却撕扯着红尘的衣襟
无法抵制苦恼
只能带着枷锁奔跑

梦在撒哈拉长途跋涉
想抖一抖身上的衣衫
却只抖落一阵黄沙
黄沙刺痛了谁的双眼
谁跌落在无边的深渊

当晨曦开始闪亮
梁上的燕子开始歌唱
疲惫的灵魂还在梦里徜徉
想打开一扇自由的门
却只能敞开一扇遥望的窗

那就不必去想璀璨的明天
只管把身心交给安静的睡眠
美好终将随春而至
那朵飘逸的白云
就在眼前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荔风
辛丑年
韵琪

第四十七章

-1-

◎ 小说连载 ⑦

也红

■ 阿明

由搪塞过去。

接着,梁启春看到了龙涛明。下午会议结束后,秘书小邵曾提醒他,树脂总厂厂长龙涛明想在晚宴前单独见面汇报事情。于是,在与龙涛明握手时,他特别叮嘱了一句:“你先到茶道间等我,我会就来。”

曾在省政府深耕多年、见惯大场面的梁启春,面对这群青年企业家,显得游刃有余。——打过招呼后,让他们继续歌舞,然后自己抽身离席,走进了包间内的茶道房。已在房内等候的龙涛明,见梁启春进来,连忙起身,再次与他握手。梁启春落座后,扫了龙涛明两眼,抛来一句:“龙总,看你脸色红润,精神状态不错嘛。”

他确实不知道,龙涛明中午已大喝过一场,这会儿其实酒气还未散尽。赧然笑笑,龙涛明顺势接过头头:“梁市长,今天我是来求您帮忙的,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咧。”

端起面前的普洱茶一饮而尽,梁启春暗自揣测龙涛明为的是哪般。不管所求何事,他作为领导都要在气势上先盖过龙涛明,便摆摆手,语气淡然却高高在上:“都是自己人,讲什么求不不求的。有什么事情,直说吧。”

看出梁启春有意架高姿态,龙涛明顿时懊悔下午来得匆忙,竟忘记在这大过年的时候要给人带些手信,不禁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求人办事却不带‘敲门砖’,哪有好脸色看?真是活该!”

事态如此,他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望向梁启春,以更加恭敬的语气请示:“梁市长,我有两件事想请您帮忙。第一件,是电视台副台长黄丽丽想调到我厂。我个人认为,树脂总厂的党建文化工作很适合她。如果您同意,我就给电视台发份商调函。”说到这里,龙涛明噤了声,转而动手继续泡

茶,留出间隙等待梁启春的反应。却不知,他这一“求”恰好好了梁启春的意思。

因为梁启春正为另一位情人——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梁丹丹,逼自己操作提拔的事头疼呢!没想到龙涛明今晚主动送上门来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心里一阵狂喜,暗叹道:“原来人走运时,天上真会掉馅饼!”不过,他一贯老谋深算,并未表露半分心思,只是眉毛一扬,淡淡地问:“那第二件呢?”

龙涛明愣了一下。他之前与市委书记许东打过好几次交道,觉得许东做事干脆利落,向来快人快语。而眼前的梁启春却城府极深,让人捉摸不透。他一时猜不透梁启春的态度,硬着头皮继续说:“梁市长,您之前派林欣副秘书长来协调的‘塑料钢’项目,我们厂经过研究同意落地。但目前厂里资金紧张,恳请您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听到龙涛明同意“塑料钢”项目落地树脂总厂,梁启春心里又一阵高兴!三天前,美人寒雪才找过他,希望他出面说服龙涛明接下这个项目,并暗示事成之后愿意以身相许。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并瞥了一眼神情急切的龙涛明,精明盘算着:“若是一口答应,这位龙总岂不认为这些事情是轻而易举的?太容易办成的事,人情可就薄了。”

决定要把姿态做足,梁启春慢悠悠地从裤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双手在衣服口袋里摸索,假装寻找打火机。见状,龙涛明马上起身走到宴会厅旁去打火机,替他将烟点燃。

深深吸了一口烟,梁启春才慢条斯理地把话语和着烟雾一起吐出来:“小龙啊,黄丽丽可是市电视台的顶梁柱,我估计电

视台未必肯放人。不过,我非常佩服你看人的眼光!这样吧,我去做做组织部和电视台的工作,尽量帮你促成此事。”

知道同梁启春见面的机会不多,更不想让他打太极糊弄过去,龙涛明赶紧追问:“梁市长,您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呢?”

不疾不徐抽多口烟,梁启春抬起头望向天花板,比较有把握地说:“春节后,元宵节前吧。”有他这句话,龙涛明终于放心,又给他添上茶水,口中不住地道谢:“多谢梁市长!多谢梁市长!”

梁启春也毫不客气,乐呵呵地接下了他的“谢意”。等龙涛明谢完,他才正了正神色,把话题转到第二件事上来:“小龙啊,国家现在正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引进好技术、好项目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塑料钢’这个项目填补了世界空白,能回到祖国,回到江南市,真要好好感谢爱国华侨寒雪女士。至于资金问题,我的意见是,树脂总厂能出多少就出多少,余下的缺口由市政府兜底。”这么说着,巧笑嫣然,顾盼生辉的寒雪又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心想一定要借这个项目,把寒雪拿下。所以,梁启春带着私心地补充道:“哎,龙总,以上意见你知道就行了。关于如何与寒雪女士接洽,还是由市政府出面为好。”闻令,龙涛明重重地点了几下头:“梁市长,我听您的!”

事情谈妥,梁启春和龙涛明一起回到宴会厅。这会儿,席上酒菜早已备齐,虚位以待众人就座。梁启春径直走向主位,张松东坐到了主宾位,高佳则坐到副主宾位坐下,其他人面上客套两句后也遂一入了席。今晚上的酒是档次较高的水井坊,一场翻江倒海天昏地暗的“酒

战”随即上演……

作为“有心人”,张松东虽坐在主宾位,却始终浅尝辄止,因为他今晚组这个局并非单纯为了吃喝作乐。当酒局进入混战高潮,清醒着的张松东悄然走到龙涛明座位旁,示意他到别处单独说个事。

怀着不解,龙涛明随张松东从包间向外走出去,来到了张松东另外订好的第二个包间。

待张松东推开这个包间门,李沁、欧光华、黄丽丽、李秀芹和江华,还有卢国忠,这些当年在江南市一中尖子班较为相熟的老同学,依次映入龙涛明的眼帘。之前绑架过他,正被公安通缉的柯金福竟然也在!

面对门口坐在主位,已身居正厅级的卢国忠,第一个看见前后脚走进来的张松东和龙涛明,立刻站起身,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落下后,末等龙涛明作出反应,卢国忠就声情并茂地演说起来:“我们热烈欢迎两位杰出的老同学,龙总和张总!今晚大家推我坐主位,是同学们给我这个‘北漂’的面子,我受之有愧!这样,我斗胆先提个‘约法三章’:第一,同学之间一定要互相帮助;第二,我这次从京回乡,请大家替我保密,不要惊动父母官。当然,李沁市长不是外人!第三,今晚咱们老同学不醉不散!”

听罢卢国忠兀自展开的慷慨陈词,除了龙涛明和黄丽丽默不作声,其他人都被点燃了热情,高声附和:“好!不醉不散!”

面对眼前这一幕,明白自己又被设计了龙涛明,脸上不喜不惧,镇定地在张松东的牵引下走到副主宾位。正准备坐下时,原本站在几步之外的柯金福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扑通”一声便跪到了地上。

只见柯金福不断叩首,对着龙涛明声泪俱下地哀求:“涛明同学,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金福一命吧!呜呜……我父母体弱多病,命悬一线,我又是独子,万望您能放过我这条贱命。如您需要,金福一定以余生效劳回报!呜呜……”

这出突如其来戏码,除了张松东和欧光华神色如常,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面面相觑,不知所措。